

爱月亮，也爱六便士

——纪念毛姆诞辰150周年

孙璐

“他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以至于对脚边的六便士视而不见。”这句话原是评论家对《人生的枷锁》主人公的评价，被毛姆改成《月亮与六便士》的题目后，那个“不顾满地六便士，抬头望见月亮”的形象令无数人热泪盈眶。也让这个19世纪的70后在诞辰150年后的今天依然被奉为文青教父。90多年的诗与远方，毛姆活成了令人艳羡的模样。但或许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热爱诗与远方的他同样热爱名与利，在他的一生，月亮和六便士从来都不是对立的选择题。

他被世界抛弃，写作是他的避难所

无论是《刀锋》中的拉里·达雷尔，还是《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毛姆创作了众多“弃世”的主人公，他们挣脱尘世的喧嚣与禁锢，隐居纯粹而自主的精神王国，过出了万千现代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人生，对当下那些“想卷卷不动，想躺躺不平”的年轻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他们抛弃世界的勇气和魄力纵然令毛姆着迷，但毛姆本人却是一个极度“世俗”的人，这与他的童年经历有着一定关联。

出生于律师世家的毛姆，是家中的第四个儿子，父亲供职于英国驻法使馆，忙于工作而总是“缺席”的他成为家里“影子一般”的存在，母亲则把所有的爱和宠溺都倾注到了毛姆这个小儿子身上。然而，八岁刚过，母亲难产而亡，成为他毕生无法释怀的伤痛，十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毛姆不得不从法国搬到英国，住进“枯燥乏味、感情淡漠”的叔叔婶婶家，从此寄人篱下。即使到了晚年，在回忆成为孤儿之后的童年生活时，毛姆仍不禁“浑身战栗”。那种“彻头彻尾的凄凉感”源于爱的缺失，也源于父母在世时优渥生活条件的骤然崩塌，再加上天生身材矮小和严重口吃使毛姆被同龄人孤立和欺负，以至于他一生都对情感和物质抱有强烈不安全感，正如他借具有自传色彩的主人公之口袒露的那样：“小时候得到的爱太少，以至于后来被爱都会令他感到尴尬……人们赞美他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表露情感时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长大后的毛姆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取向，愈发感受到了与世界的格格不入。他爱上了一种类似于独角戏的游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他喜欢的人，惟妙惟肖地模仿对方的举止和腔调，以至于有时已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成年后的毛姆迫不及待地想谋生独立，他当过会计、干过助产士、开过救护车，却在在工作之余的阅读、看戏和写作中才找



▲毛姆肖像照

▲据其传记作者统计，截至2009年，毛姆的作品共有98个电影电视版本。图为根据毛姆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面纱》剧照。

到了真正的快乐。他自称“写作是因为忍不住”的“本能作家”：“我天生富有洞察力，拥有写对话的诀窍……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事实上，驱使他笔耕不辍、步履不停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毛姆对世俗名利的渴求，特别是金钱，对他有着“伟大而势不可挡的意义”。他过过捉襟见肘的窘困日子，深切地知道节衣缩食的贫穷和锱铢必较的卑微意味着什么。为了基本的尊严和体面，他愿意尝试几乎所有能来钱的东西。

他是戏剧界的吸金王，从不避讳对金钱的崇拜

毛姆的创作生涯从小说开始，23岁那年出版了处女作《兰贝斯的丽莎》，这部聚焦伦敦贫民窟的现实主义作品让毛姆收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那冷峻客观却不失怜悯温情的叙事风格更打动了不同阶层的读者，使毛姆以“未来之星”的身份进入了19世纪末的英国文坛。然而，仅得到20英镑的版税令毛姆失望不已，急于推进事业、渴望通过写作赚钱的他发觉写剧本比写小说更有“性价比”，因为“把人们说的话写在纸上似乎没有构建一个故事那么难”，而且戏剧一旦成功，便能换来小说无法实现的及时又可观的经济回报。后来的事实证明，毛姆的判断是对的，长达30年的编剧生涯，30个足本剧为他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大富大贵。尽管在最初的十年间，

毛姆吃了无数次闭门羹，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而是用“钢铁一般的决心”坚持创作。期间，曾有朋友劝毛姆重拾小说创作，因为“对于一个能够巧妙塑造人物的作家而言，戏剧这个媒介太粗俗了”，但朋友紧接着提到，的确有人能从戏剧中赚到很多钱。显然，对当时的毛姆来说，赚钱比施展才华更迫切也更具吸引力，正如他多年后的回忆：“他不知道，我当时年轻、贫穷，而且决心已定。”

似乎是上天的有意考验，无论毛姆如何更换题材、创新手法，他的剧本要么接连被拒，要不不温不火。就在他濒临绝望也几近身无分文、甚至准备放弃写作继续回去当医生的时候，命运的逆转奇迹般发生了。1907年，一系列机缘巧合让《弗雷德里克夫人》这部毛姆因为没钱买纸而写在用过的打印纸的背面，曾被18个剧院经理拒绝过的剧本登上了皇家宫廷剧院，首演的大获成功使毛姆一夜成名，从此踏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名利双收之路。30岁出头的毛姆对市场需求有着精准把握，敏锐地总结出“一部带有冲突、情感戏和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最合观众口味。这个讨喜的诀窍使毛姆如虎添翼，通常不到一个月他就能写出一部戏，短短几年时间，他便横扫竞争激烈的伦敦剧院，一举创下四部剧同时上演的盛况纪录，成为与萧伯纳平分秋色的剧场之王。随之而来的是毛姆梦寐以求的巨大名望和财富，让“憎恶贫穷、讨厌为了维持生计节衣缩食”的他往后余生都不会再为钱所困。毛姆从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崇拜：“我发现金钱就像第六感，没了它，你就无法最佳地发挥其他五感”，而那些瞧不起金钱的人在他眼

中“不是伪君子就是傻瓜”。他从不故作清高地摆出“艺术家须远离名利之心”的姿态，相反，他歌颂金钱对维持个人尊严和人格独立的莫大功用。财务安全填补了毛姆自幼以来的不安全感，让他拥有了掌控自己生活和事业的自主权，赋予了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

他是当之无愧的富豪作家，却自律到无人能敌

毛姆同样毫不遮掩自己对声色犬马的热爱：“我想，不必让感官需求屈从于精神诱惑。我决心从社交、人际关系，从食物、酒和放纵中获得一切满足。”出道后不久，毛姆便在伦敦和巴黎的社交沙龙如鱼得水，结识了托马斯·哈代、高尔斯·华绥、伊迪丝·华顿等当红文学大咖。后来他的朋友圈中不乏丘吉尔、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等高层政要以及卓别林、伍尔夫等艺术名人，当时的欧洲社交圈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不认识毛姆，那就不是名流。”童年时期爱的匮乏使成年后的毛姆极度渴望爱，性欲旺盛的他随时留意身边的机会，正如他对自己的描述：“我几乎不停地恋爱，从15岁到50岁”。成名发家后的毛姆更是极尽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他先是在伦敦中心富人区梅菲尔租下了一幢五层楼的房子，租期签了800年，后又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度假胜地里维埃拉买下了九公顷土

地和一栋别墅，取名玛莱斯科别墅，不仅内外装潢富丽，还陈列着不少稀世珍宝和名家画作，其中不乏雷诺阿、毕沙罗、希思黎等大家的作品。毛姆的后半生基本在这里度过，他雇了包括管家、仆人、厨师、园丁、司机在内的13名服务人员打理别墅，照料他和伴侣的日常起居。伊甸园一般的玛莱斯科别墅还成为赫赫一时的迎宾馆，时常宾客满座、夜夜笙箫，好客的毛姆亲自统筹安排酒会、赌局、派对和海上野餐，保证客人住得舒适玩得开心，丘吉尔、伊芙林·沃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宾。毛姆酷爱旅行，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当时可以旅行到达的所有地方，每次出游他都会像王子一样乘坐最豪华的轮船，入住最顶级的酒店，出入最高档的餐厅和夜总会。不过，多金的毛姆并不对自己出手阔绰，对朋友所求同样慷慨大方，更毫不吝啬对后辈新人的提携。1947年，73岁的他创设“毛姆文学奖”，用以奖励最出色的作品和资助3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到国外旅行，诺贝尔获奖者奈保尔、多丽丝·莱辛都曾在年轻时获此奖励，现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

当然，会花钱的毛姆更会赚钱。尽管不受同行待见，遭受了文学评论界的长时间冷落，但毛姆一直是全球图书市场和大众读者的宠儿，他的小说每本都有数百万册的销量，短篇小说几乎被所有语言翻译了一遍。尽管声称“我想象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去看电影，我受不了看到我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但精明的毛姆不会拒绝任何送上门的来钱路子，毕竟当时一部小说的电影版权就有几十万美金。尽管承认“我不具备创作电影剧本的本领”，但毛姆在好莱坞参与了不少电影制作，在他的有生之年，毛姆是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最多的英语作家，据其传记作者统计，截至2009年，毛姆的作品共有98个电影电视版本，就连福尔摩斯之父的柯南·道尔也位居其后。尽管自称是“二流作家”，但即使是在数百万人失业的大萧条时期，毛姆的戏剧依然在各大剧院爆棚上演，《大都会》杂志更为他的短篇小说开出一字一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美元）的天价稿酬，在他红遍欧美的巅峰时刻，两分钟的媒体访谈就能为他赚得500美金，是当时无人能比的最“贵”作家。不仅如此，毛姆还是“钱生钱”的高手，用他朋友的话来说：“和毛姆待一个晚上，你会以为跟股票经纪人吃了顿饭。”早在成名发迹之初，毛姆就委托经纪公司为他打理财产，他亲自审阅每一份结算报表，在乎每一便士的走向，就连多了一先令邮资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后来他又聘请更懂行的证券投资高手帮他做资产配置和投资，使他的财富雪球越滚越大，即使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崩溃对他几乎没有造成损失。

财富自由并没有让毛姆提前“退休”，奢华生活也并没有让毛姆任性“躺

平”。对毛姆而言，读书和写作从来不是工作，而是生活本身，对此，他容不得半点打扰。无论去哪儿旅行，他总要带上一箱子的书，若是旅行还未结束、书却读完了，他便觉得烦闷空虚，下次出游定会带上更多的书。从年轻时，毛姆便给自己定下了“每天早上写作三小时”的规矩（据说这是从达尔文那里学来的），剩余时间都用来旅游和打高尔夫、参加社交聚会和宴请宾客，这种日常模式他一直坚持到了80多岁。在他看来，写作“跟喜欢喝酒一样，是个很容易养成却如恶魔般难以制服的习惯”。尽管进入暮年，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肌肉已不听使唤，不得不用加重的钢笔写作，毛姆依然保持高产，尽管痛苦地意识到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已逐渐离他远去，他的书依然畅销全球，累计卖了将近8000万册。毛姆的高度自律还体现在他严格的身材控制和规律作息，他常年坚持不超过两道菜的午餐和晚餐（最多加上两杯餐前鸡尾酒），无论宾客怎样通宵达旦，晚上11点前睡觉是不容更改的原则。近乎严苛的自我管理使得步入老年的他依然拥有旺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即使年过七旬，他的身体犹如小牛犊一般，“毫无瑕疵”且“没有一点赘肉”。

他是复杂的多面体，人生的精彩度是小说的一百倍

如同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冲突和对峙，毛姆本人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精明世故，在公共空间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老道成熟，却在私人领域敏感脆弱，时常患得患失；他用艺术创作守护着自己独立而纯粹的精神世界，却在世俗人间用极强的行动力不断追逐多姿多彩的生命体验；他爱过上很多人，却在真正有人爱他时觉得无所适从而无法完全敞开心扉，唯一的婚姻更是他一生痛苦的枷锁；他一生明哲保身，一辈子都在享受扬名立万带给他的无尽荣耀，却在世界大战期间做过间谍，至死都坚决反对出版任何与他有关的传记，聚光灯照到的是戴着面纱的他。

但正是源于这些充满张力的丰富面向，毛姆拥有了不折不扣的“大写”人生，《毛姆传》作者赛琳娜·黑斯廷斯曾说：“如果有人能将毛姆的一生写出来，那将比他的小说精彩一百倍。”也正是源于他认清了世界却不逃离世界，毛姆是超然的现实主义者而非愤世的犬儒主义者，他崇尚天上的月亮，把月亮的清辉写成了故事，也同样珍视地上的便士，借便士的力量，他把生活过成了传奇。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卡拉马佐夫兄弟》：理性的困境

——从伊凡与阿辽沙的对话说起

李嘉诺

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在上海大剧院的驻演于本月开启。这部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改编的中型舞台作品，与其说是致力于将78万字巨著浓缩于时长两个多小时的作品中，不如说是提供给观众一把重新开启文学经典的钥匙。它或许推动着今天的年轻人，在与文学先贤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找到当下思想困惑的一些可能的答案。而探求这个答案，不得不重视这部巨著中的一次对话。

——编者

阅读文学经典《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你是否也有着这样的困惑：在序言中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地指出卡拉马佐夫家族中的三弟、见习教士阿辽沙才是本书的主角，然而在主线故事中，二哥伊凡却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仿佛他才是整个故事的主角。作为19世纪现实主义世界中崇高理性主义的俄罗斯进步青年的“人物再现”，陀氏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人学带给读者怎样的思考？这一切，或许要从伊凡与阿辽沙的一次对话说起。

伊凡与他的“理性主义”

在老卡拉马佐夫被杀的凶案发生之前，伊凡与阿辽沙所展开的这次对话，可以说是书中最高潮的部分，无数学者和评论家都对这次对话做了深入研究。在这次对话中，伊凡把自己多年来的思考一股脑地抛了出来。

首先，伊凡认为，上帝不存在的问题是无可知的。他认为对这种终极问题的探求，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范

围，人类不可能认知到正确答案，去思考它只会徒增烦恼。这其实就是哲学中典型的不可知论。

但他仍然倾向于相信“上帝存在”，因为他认为这意味着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人死后不是化为虚无，这是他所渴求的东西。为此，他还引用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不过显然，他也只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待“上帝存在”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仅仅是维护世界秩序的一个工具，而非真正的信仰。

接着，伊凡提出了在神学中很有名的“神正论”问题：如果上帝是正义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还会存在苦难呢？伊凡尤其提到孩子的苦难问题，他列举了他在现实中听到的对孩子施虐甚至杀戮的社会新闻。他认为，孩子不同于大人，如果遭受苦难是因为人犯罪了，那无辜的孩子，为什么也要遭受苦难？

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对这个问题有所解答。他认为，人间的苦难不过是为了去往永恒天国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代价罢了。

然而伊凡认为，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代价。天国的幸福不能抵消孩子受的苦难和他们流的泪。他说：如果孩子的苦难是去往天国的人场券，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扔掉它，我宁愿永世沉沦，也不去这个所谓的天国。

进而，伊凡又提出了他对“爱邻人”这一概念的思考。伊凡说，我们只是凡人，怎么可能做到爱自己的仇敌？别谈仇敌了，即使只是一个无仇无怨的陌生人，你都不可能爱他。

这里涉及到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著名概念，即“爱具体的人”和“爱抽象的人”，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白痴》中也有提及。伊凡认为自己如果说只是抽象地爱全人类，或者说远远地爱人是可能的，然而面对近在咫尺的人，那种爱便会很快消失。

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议题。如果只把“爱全人类”作为口号来宣扬很容易。因为，这种“抽象的爱”并没有面对实际的问题，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爱着那个抽象的人类整体。

然而，现实中人类的各个个体必然不可能都是完美良善的，他们有着各自的缺陷。也因此如此，即使是心地善良，一心想做善事的人，一旦真的接触到具体的人，或许就会如伊凡自述的那样，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理解、嫌弃和厌恶。

所以“爱抽象的人”容易，“爱具体的人”，很难。

最后，伊凡为阿辽沙讲述了一个他自己创作的故事，名叫《宗教大法官》。这被不少学者认为是近200年来用故事形式来展现哲学思辨的巅峰作品，其思想之深邃让人惊叹。

伊凡用这个故事向人类提出了一个终极命题，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在故事中，伊凡借用了宗教大法官之口说：人类不需要天国的幸福，不需要精神的自由。人类只需要现实世界中的幸福，只需要满足我们的物质欲望，人就是为了现世的欲望而活着。最终伊凡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为了满足欲望，人类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在伊凡的观念

中，上帝代表的就是社会道德本身。“如果没有上帝”，就意味着所有的道德都会变成一种相对道德，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所说的“为所欲为”的含义。

这是哲学中另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到底存不存在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呢？

很显然，在这类问题上，伊凡的“理性主义”彻底滑落了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这是他用自己理性的头脑思考出来的所谓“终极答案”，但是他的良心却告诉他，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导向的只会是社会秩序的崩溃，是人类现代引以为傲的文明、道德等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毁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甚至吃人肉喝人血的事情也是允许的了。”

所以他在潜意识中隐隐奢望着拥有仁爱之心的阿辽沙死后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答案。但很遗憾，当时的阿辽沙只是一个20岁涉世未深的青年。面对伊凡的质疑，面对种种残酷的现实问题，他没能给出任何有力的反击。

陀氏对“理性主义”的洞悉

无疑，伊凡与阿辽沙的这次对话，反映的正是陀氏内心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挣扎。

在陀氏所处的19世纪，正值红火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地开花结果。人类使用煤炭、钢铁和蒸汽机创造出了一个个庞然大物，轨道、机器以及建筑，电报能够跨越万里大洋传递信息，

轰鸣的火车汽笛日夜响彻整个欧洲。在过去数千年里，人类从未像那个年代那样自信过。

与此同时，理性主义思想也借着科学的东风逐渐压倒了传统的信仰，人类的理性骄傲地认为，自己也能像科学发明一样，用理性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注意到，这种理性主义思潮对社会来说并非百利而无一害。正相反，它是十分危险的，它的逻辑终点可能并非现世的幸福国度，而是人人自危的人间炼狱。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洞悉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后的整个作家生涯。

在他的成名作《罪与罚》中，与伊凡同样崇尚理性的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发明了一种强者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强者和普通人两种，强者就是像拿破仑那样拥有强大力量的人，这种人无论是杀人、犯罪都是可以允许的。然后，他为了证明自己属于强者的行列，亲手用斧头砍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然后抢走了她的钱，因为他的理性主义逻辑告诉他，这些钱在他这个聪明人手里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

在《白痴》中，他特意提到了一个当时真实发生在俄国的社会新闻，一个男人杀害了一户人家整整六口人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居然辩称，这个男人当时很穷很饿，所以杀人劫财也是无可厚非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两部荒诞又现实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理性只能导向荒诞和虚无，这种荒诞和虚无非但不能拯救人类，反而会加速人类滑向地狱

的速度。但在当时，理性主义在彼时西方世界尤其是精英阶层颇受欢迎，没有多少人在意他的警示。直到20世纪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法西斯战争，战场上数以千万人的尸体遍布整个世界的断壁残垣，无声地向我们证明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作于近150年前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依旧还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在今天依旧有着许许多多的人，在内心深处像伊凡一样信奉着所谓“绝对的理性”，认为人类能依靠理性解决生命中的一切问题。

诚然，理性是人类构筑出现代社会的基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果使用不当，走向极端，理性也可能成为人类毁灭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困境”，也正是陀氏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塑造着像伊凡这样的理性主义者的意图所在。

面对这种困境，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沉醉于骄傲的理性，也要重视合乎情理的社会道德，重视精神的幸福。爱具体的人，具体地爱人。爱生活基于爱生活的意义。这也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伊凡对立面存在的阿辽沙及佐西玛长老反复提及的关于“爱他人”的理论，一种以他人、以社会责任为中心思考的利他主义精神。

陀氏把这种理论作为抗衡伊凡式“理性主义”的有力手段，并以此构建一种追求个人完美道德的社会秩序，给被伊凡嗤之以鼻的“对他人之爱”，赋予了“人类的生存意义本身”这样的崇高意义，试图以此避免理性主义可能滑落到虚无主义的危险。

这样的理论显然并不容易实现，而“理性的困境”也恐怕并不会因此而易化解。但其中蕴含的利他精神，在当下个人宣扬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的当下，无疑是为人类的精神发展指出了另一条道路，尽管踏上这条路并不容易。

（作者为书评人）